

Im Land
der
weißen Wolke

SARAH LARK



长白云之国

[德] 莎拉·拉克 著 何斐 译



长白云之国

[德] 莎拉·拉克 著 何斐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白云之国/(德)拉克著;何斐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530-9

I. ①长… II. ①拉…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7002 号

Sarah Lark

Im Land der weißen Wolke

© 2007 by Bastei Lübbe GmbH & Co.KG, Köl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5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827

责任编辑:李霞
特约策划:邱小群
封面设计:丁威静

长白云之国

〔德〕莎拉·拉克 著
何斐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总经售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5 字数 496,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530-9/I·4414 定价:52.00 元

目 录

第一部

启程：伦敦波厄斯郡至克莱斯特彻奇，一八五二年 1

第二部

爱悠悠……坎特伯雷——西海岸，一八五二——一八五四 123

第三部

恨悠悠……坎特伯雷——西海岸，一八五八——一八六〇 251

第四部

抵达：坎特伯雷——奥塔戈，一八七〇——一八七七 381

第一部

启程

伦敦波厄斯郡至克莱斯特彻奇

一八五二年

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圣公会征集一批正派年轻女子，要求她们精通家庭事务和儿童教育，愿意与我们数名受人尊重、地位良好的圣公会成员相携共度基督教式婚姻生活。

海伦的目光不经意落在教会传单最后一页一处不起眼的广告上。学生们静静地做着语法练习时，作为老师的她已经浏览了一遍那本小册子。海伦本来是很喜欢看书的，可是威廉的问题不时地扰乱她的注意力。这会儿，这个正做着作业的十一岁男孩又抬起他那头发蓬松的脑袋。

“达文波特小姐，第三段那儿，应该用 *which* 还是 *that* 呢？”

海伦把读物放在一边，轻叹一声，这是她一周之内无数次地向这个男孩解释限制性和非限制性从句之间的区别。威廉是她雇主罗伯特·格林伍德最小的儿子，一个可爱的小帅哥。不过这孩子并不具备过人的天资，他每次作业都要人帮助，而且对海伦的解释忘得比她讲得都快；他唯一懂得的，是如何用令人怜惜而又茫然无助的眼神去凝视大人，并用他甜美的童年高音去哄他们上钩，他母亲露辛达每次都上当受骗。任何时候，这小子一依偎在她身上，跟她提议说母子一起去干点什么事，露辛达就会立马取消海伦已经安排好的课后辅导。因为这个原因，威廉到现在读书还读不流畅，他那大脑连最简单的拼写练习都应付不了。如他父亲梦寐以求的那样，要他将来考某个像剑桥或牛津那样的大学，看来想都不用想。

十六岁的乔治，威廉的哥哥，毫不掩饰对弟弟不耐烦，他嘀溜了一下眼睛，向威廉示意，那个让他老半天百思不解的句子正是课本里的例句。乔治长得瘦长难看，此时他已经完成了拉丁文翻译作业；他完成功课的速度很快，虽然不是每次都完美无瑕；乔治觉得经典名著很无趣，他迫不及待地想参与父亲的进出口生意。他梦想到遥远的国度游历、探险，在维多利亚女王管辖下迅速开放的殖民地开发新的市场。乔治毫无疑问是个天生的生意人，他的谈判天赋已经得到证明，他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魅力达到预想的良好效果。他经常耍些把戏让海伦缩短上学时间，屡屡得逞。有一天，威廉最后终于明白自己该怎么做——或者说，至少明白可以到哪儿去抄袭答案，乔治便尝试了一个小伎俩。海伦拿过乔治的笔记正准备检查，那小子挑逗地把本子推到一边。

“哦，达文波特女士，你真的想现在就为这些笔记什么的烦心吗？这么好的天气，真不该只为了上学呀！我们去玩一圈棒球游戏吧，别……你需要提高一下你的技巧，否则下次露天招待会时你只能闲站着，没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会注意到你，这样一来，你就永远没有嫁给某个贵族的好运，你只能教教像威廉那么无可救药的家伙，聊以打发余生了！”

“你的主意不错，乔治，不过现在乌云翻滚，等我们把这里的事情都收拾妥了，再到公园去，那时我们头顶的乌云就已消散殆尽了，那我在年轻贵族面前不就更有吸引力了？如此尽善尽美之事，你觉得如何？”

海伦想要以中立的姿态为自己定位，而且她也颇擅于此道：作为一个伦敦上流社会的女家庭教师，首先要学会的是把握别人的面部表情。海伦的角色，既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雇员。她会参加集体聚餐，而且也经常参与这个家庭的休闲活动，但她会小心谨慎地不擅自提出任何个人意见，也不会去吸引别人对自己的注意。不管什么情况，在公园招待会上，她都不会让自己随意地和年轻的宾客们混在一起。相反的，她一般都会远远地站在一边，很礼貌地和女宾们聊聊，并随时留意自己的职责所需。当然，她的目光偶尔也会落在某个年轻的男

性宾客身上，而且有时她也会做片刻浪漫的白日梦，梦见自己正和一名帅气的子爵或男爵穿过庄园主的宅邸花园在散步。不过这一点，乔治是绝不可能注意到的。

乔治耸耸肩。“好吧，女士，你就一直看征婚广告吧！”他厚着脸皮说，并妥协地对那份教会资料笑笑。海伦很自责自己怎么会把这个小册子打开放在讲台上，趁她在帮威廉理清思路时，讨厌鬼乔治很自然会偷看到这东西。

“你真的很可爱，女士，”乔治极尽其甜美的语气对海伦说，“你怎么不嫁给一名男爵呢？”

海伦双眸一动，她知道她应当斥责乔治的，但她还是忍不住被他逗笑了。这小子若能坚持不懈，前途将无可限量，至少在女人面前以及商业界，大家一定会很赏识他阿谀逢迎的天赋。不过这个本事对他考上剑桥能起到作用吗？另外，海伦觉得自己对这种愚蠢的恭维具有很强的免疫力。她知道，以传统的观念而言，自己一点都不漂亮，虽然她容貌各个方面都相称，但却都普普通通；嘴有点薄，鼻子太尖，而那双淡定、灰暗的眼睛对这个世界太挑剔，所以不会引起锦衣玉食的富裕小伙子注意。海伦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她那又长又直、丝一般柔顺的棕发，稍带一点红色，直垂至腰间。也许她应该像格林伍德一家出席的野餐或花园招待会上的其他女孩一样，稍稍歪着秀发飞扬的头，让长发自由自在随风飘舞。那些年轻小姐多是厚颜无耻之徒，都有可能在与其爱慕者散步的当头，突然声称天气太热，然后把帽子摘下来；或者，就在某个年轻男子划着船，带她们在海德公园的湖面上穿行时，假装风吹掉了她们的小帽子，然后，装着好像很意外似的，把头发上的系绳和发夹松解开来，让秀发摇曳多姿，好让男人们对她们那一头骄奢飘逸的长发惊羨不已。

海伦从来没让自己这么做。作为一名牧师的女儿，她一直被严格地抚养长大。从小女孩时开始，她的头发都是编成辮子固定起来的。由于母亲在她十二岁时就去世了，父亲就让海伦掌管家务，并照顾三个比她更小的弟妹，她因此很早就变得成熟练达。达文波特牧师从不过问厨房

内外及儿女养育之事，相反，他让自己沉湎于教区工作以及宗教文本的翻译和阐释。他对她的关注，仅限于他在阁楼的书房忙于工作、海伦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時候——她唯有偷偷溜进这里，才能摆脱家里那一片混乱和吵闹。这也是当弟妹们还在吃力地开始读启蒙书时，海伦就已经能看懂希腊文圣经的原因。海伦以其漂亮缜密的书写，帮父亲转录布道辞、抄写利物浦主教区新闻时讯里父亲写的文章。她的娱乐时间很少。每当海伦忙着卖东西、烤糕点、倒茶之时，小妹苏珊却充分利用慈善集会及教堂野餐的机会，结识本教区那些年轻的权贵。不出所料的，苏珊十七岁刚出头，就嫁给了一位知名医生的儿子，而海伦却在父亲去世后被迫去任职当家庭教师。此外，她还得用自己挣来的钱供两个弟弟完成法律和医学学业。他们俩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不够负担他们所需的教育——而且他们自己也不够努力去争取适时地完成自己的学业。一丝恼怒闪过，海伦想起她弟弟上星期是如何差点通不过另一场考试的。

“男爵一般会娶女男爵啊。”她最后还是草草地回答了乔治的问题，“这个嘛……”她指着教会资料说，“我在看里面的文章，没看广告。”

乔治没说什么，只是狡黠地露齿而笑。那篇文章是有关关节炎热敷的，肯定只有教区的老年人才会感兴趣，达文波特小姐显然没患关节痛。

不过，老师还是看了看钟，而后决定结束这个下午的课程。乔治只需五分钟梳头发，换上正餐的衣服，海伦有这几分钟也足够了，然而要让威廉脱下他那沾满墨汁的校服，穿上正装，可得花上相当长的时间。海伦很高兴不用负责料理威廉穿着打扮，这事由一个保姆打理。

最后，这位年轻的女家庭教师总结了一下语法的重要性，两个家伙听得心不在焉，当天的课程就此结束，威廉立马兴奋得跳了起来，至于家庭作业，他连看都没看一眼。

“妈妈，我必须表现得毫不迟疑！”他声明，自鸣得意如此成功地蒙骗过了海伦。她不能冒这个险，让他眼泪汪汪地跑去见母亲，并告诉她老师在某些方面显而易见的不公平。乔治看了一眼威廉那可怜的画面——就这样蹩脚的东西，他妈肯定还会欣喜若狂地赞许一番。接着，

他飞快地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海伦注意到，他走的时候，近乎同情地看了自己一眼。乔治早先说的那些话，让她陷入沉思：“如果你找不到老公，小姐，你只能教教像威廉那么无可救药的家伙，聊以打发余生了！”

海伦拿起教会传单，正打算把它扔了，却又想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把它藏进自己包包里带回宿舍不就行了。

罗伯特·格林伍德没太多时间照料家庭，但和妻子儿女一起用餐对于他来说是很神圣的事情，女家庭教师在场丝毫没影响到他，相反，他常觉得，有海伦·达文波特的加入，听听她对于时事、文学及音乐的见解，餐桌上的交谈就更有意思了。海伦对这些事情的理解，显然胜过他的配偶——露辛达在高等教育方面，还是有些欠缺的，她的兴趣，仅限于理家、极端娇宠小儿子，以及参与各种慈善组织的女子委员会工作。

所以，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当海伦进来的时候，罗伯特·格林伍德和蔼可亲地面带微笑，与这位年轻教师寒暄一番后，便帮她拉出一把椅子。海伦小心谨慎地向他和露辛达·格林伍德报以微微一笑。无论如何，她都不想让人怀疑她这是在和雇主调情，哪怕罗伯特·格林伍德的确是个颇有吸引力的男人。他身材高大修长，长着一张瘦削聪明的脸，一双充满好奇的棕色眼睛；棕色三件套西服和金表链与他本人的搭配堪称完美；他的修养也是屈指可数——即便是从格林伍德家族周旋的社交圈里走出来的那些贵族家庭的绅士，也没有人比得上他。不过，尽管如此，他们家在这个圈子里还未完全被认可，人家只当他们是暴发户。罗伯特·格林伍德的父亲白手起家，建起自己日益繁荣的公司，做儿子的则为了家业兴旺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加倍努力，由此一来，他和露辛达·雷弗德的婚姻也就顺理成章了——她来自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雷弗德家族的贫困，归咎于露辛达父亲的嗜赌，或像人们谣传的那样，热衷于赛马，露辛达只能勉强接受其中产阶级地位。她本人热衷于炫耀卖弄，所以，格林伍德家的招待会和花园派对总是比伦敦其他社会名流家的丰盛得多。虽然小姐太太们很受用，但她们依然会吹毛求疵。

那天晚上，露辛达为了这顿简单的晚餐，还是再次精心打扮了一

番。她穿着一件优雅的淡紫色丝绸连衣裙，头发则是女仆忙了数小时才弄好的。露辛达聊起她当天下午参加的一次会议，那是女子委员会为当地孤儿院召开的。不过，大家对此并没多少反应，海伦和罗伯特·格林伍德在这方面尤其不感兴趣。

“这么好的天气，你们大家都干吗去了呢？”露辛达·格林伍德问，这会儿，她把注意力转到了家人身上，“不用问，罗伯特，你肯定是工作，工作，工作。”她深情地注视着丈夫，毫无疑问，那是在传达爱的宽容。

露辛达·格林伍德觉得，自己的另一半对自己以及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关注太少。这会儿，罗伯特无意间面露苦相，他似乎很想刻薄地回应一下露辛达那句快到嘴边的话，因为他的工作不仅是要养这个家，还要保证露辛达在各种女子委员会的工作尽可能处于领先地位。海伦很怀疑露辛达·格林伍德的组织能力能否保证她当选——那很可能是她丈夫慈善的本性导致的结果。

“我和一个新西兰来的羊毛生产商，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罗伯特瞥了他大儿子一眼，准备开讲，可是露辛达继续絮絮叨叨的，这会儿，又把纵容的微笑投放在威廉身上。

“你呢，亲爱的宝贝？你肯定去花园玩了，对吧？玩棒球游戏的时候，你又打赢乔治和达文波特小姐了吗？”

海伦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盘子。从眼睛余光，她看见乔治像平常一样，正对着天空眨眼睛，仿佛在召唤某个善解人意的天使来援救。其实，威廉只在一种情况下，比他哥哥得的点数多，那就是乔治严重感冒的时候。虽然海伦能比威廉更熟练地把球击进篮圈，但她常常故意让他赢。露辛达默许这种做法，但她丈夫每次看出其中诡计，都会告诫海伦。

“这孩子弄不好会习惯这样一个事实，觉得大家都是靠愚弄手段野蛮地进行比赛！”他严厉地说，“他必须学会失败，那是赢得这个世界的必由之路！”

无论哪个领域，威廉能不能赢，海伦对此深表怀疑。不过，她对

这个不成功的孩子深表同情，可这个想法立刻被他接下来的一番话化为乌有。

“噢，妈咪，达文波特小姐根本没让我们玩！”威廉撅着嘴说，“我们整天都坐在屋里学习，学习，学习。”

露辛达向海伦投去不赞同的目光，“是真的吗，达文波特小姐？你应该知道，孩子们需要新鲜空气！在这个年龄，他们不能整天一头扎在书本上！”

海伦内心快要冒火了，但她没能指责威廉在撒谎。让她稍感安慰的是，乔治介入进来。

“这根本不是真的，每天都一样啊，威廉中饭后都会出去走走，不过那会儿开始下雨，所以 he 不想出去。保姆拖着他在公园走了一圈，结果上课前就没时间玩棒球游戏了。”

“没玩棒球，威廉就画画。”海伦说，试图想转移一下话题，这样，露辛达·格林伍德可能会马上转而表扬威廉博物馆级别的速写，忘掉威廉缺乏新鲜空气。可结果并非她期待的那样。

“就算是那样，达文波特小姐，中午天气不适宜的时候，你就该在下午让他休息一下。威廉将来有一天要在这个圈子活动，身体素质跟知识能力一样重要。”

威廉好像很喜欢看到老师被训斥，海伦再一次想起之前提到的那个宣传单……

乔治好像猜透了海伦的心思。他对威廉和妈妈之间的讨论听而不闻，反倒捡起父亲刚才中断了的话题。父亲和儿子之间玩的这个小把戏，海伦之前就已经注意到好几次了，而且，她一直很惊讶他们之间如此默契的转接。可是这次，乔治的话让她羞愧不已。

“达文波特小姐对新西兰很感兴趣，父亲。”

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聚在海伦身上，她差点没惊厥过去。

“哦？真的？”罗伯特·格林伍德平静地问，“你打算移居国外？”他微笑着继续说，“新西兰是个不错的选择。那儿既不会太热，又不会像在印度一样陷入疟疾侵扰；它没有美洲那样嗜杀的土著，也不像澳洲

那样犯人子孙云集……”

“真的？”海伦问，她很高兴话题能回到非交火区，“而且，新西兰不是罪犯的人驻地？”

罗伯特·格林伍德摇摇头，“完全不是。那儿的社区几乎完全是由优秀的英国基督徒创立的，所以保存至今。我倒不是说那儿就完全没有令人质疑的事情，也有某些恶棍已经在那儿上岸了，尤其是在西部海岸捕鲸营地；还有，剪羊毛的侨民也不见得都是行为良好、值得尊重的人。但是，新西兰确实不是一个社会渣滓的窝藏处，那是一块新兴的殖民地，在短暂数年内，还未能完全依靠自己……”

“不过那里的土著真的很危险哦！”乔治突然插嘴，显然，此时他也很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学问。他对军事对抗很感兴趣，海伦已经从以往的经验 and 一次特别的记忆中领教过了，“不久前那儿就发生过斗殴，对吧，爸爸？你不是告诉过我们，你的一个生意伙伴的羊毛全都被烧光了吗？”

罗伯特·格林伍德愉悦地朝儿子点点头，“没错，乔治。不过，那是过去的事——距离现在有十多年了。虽然小规模冲突时不时会重燃，但这不能归咎于殖民者的出现，当地人也一直都很易于管制。不，那是土地买卖造成的问题。另外，谁能说，那里东一个西一个的部落首领，完全有可能是我们的人骗取来的。不过自从女王把霍布森船长派遣到那里当中将，这些冲突就减少了。霍布森是一个机智的战略家，一八四九年，他促成四十六个部落首领签订协议，公开宣布归顺女王。从那时起，持有英皇王冠属下的人具有优先购买土地的权利。不幸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配合，也不是所有殖民者都主张和平。那就是那儿依然动荡不安的原因。不过，这个国家平常还是挺安全的——所以，不必担心，达文波特小姐！”罗伯特·格林伍德默许着对海伦说。

露辛达·格林伍德皱了皱眉头。“你不是真的打算离开英国吧，达文波特小姐？”她不高兴地问，“牧师刊登在教区传单上那个莫名其妙的告示，你不会是真的考虑去应征吧？为了我们女子委员会的建议，我可能会补充点什么！”

海伦再次觉得羞愧难当。

“什么告示？”罗伯特转身问海伦，海伦只是支支吾吾的。

“我……我不清楚事情真相。只是有一篇告示……”

“新西兰有个社区在征愿意嫁过去的女孩。”乔治向父亲禀报，“好像是南太平洋天堂女人奇缺。”

“乔治！”母亲震怒地训斥。

罗伯特·格林伍德大笑。“南太平洋天堂？行啊，那里的气候跟英国很相似，”他纠正儿子说，“不过那儿的殖民地里，的确男多女少。除了澳大利亚以外，男性渣滓都被水冲到岸边：骗子，小偷，娼……呃哼，水性杨花的女人。但是，若提到自愿移民，女士们没有男人那样的冒险精神。她们要么跟自己丈夫去，要不就不去。这是女流之辈的典型特点。”

“确实！”露辛达·格林伍德同意丈夫所说的，海伦则咬了咬舌头。对于男尊女卑，她还真不太服气，只要看看威廉，或想想她那两个迟迟无法完成学业的弟弟就够。海伦甚至在自己屋里珍藏了一本书，那是女权倡导者玛丽·沃尔斯顿克拉芙特作品的副本，但她很清楚，这事最好只有自己知道，否则露辛达·格林伍德会立马让她走人。“在没有男人保护的前提下，登上开往外国那些脏兮兮的轮船；在怀有敌意的异国他乡投宿、做那些上帝分配给男人做的苦差。这些都是违背女性天性的。把基督女信徒送到海外，嫁给那里边界地区的白奴？”

“目前……目前，他们不会毫无准备地把女人送过去，”海伦插话，“那个宣传和早先的预想显然是对应的。特别提到那些是非常受人尊重、有实力的人。”

“我觉得你还没好好看那个宣传。”罗伯特笑道，不过他宽容的笑容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没那么刺耳。

海伦再一次感到羞愧不已。“我……呃哼，我只粗略地浏览了一下……”

乔治得意地笑了。

他母亲好像没太弄明白谈话要点就把话题转到新西兰其他方面的问题上了。

“我觉得殖民地的奴隶问题，要比什么女性缺乏问题严重得多。”她解释说，“我们今天在孤儿院委员会上彻底讨论过这个问题。听说，在……那个城市叫什么来着？克莱斯特彻奇？在那个城市，即使是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就连好一点的家用棉织品都找不到，仆人也雇不到。”

“这可能是女性普遍缺乏的结果。”罗伯特·格林伍德发表看法。海伦挤出一丝笑容。

“不管怎样，我们委员会将会送几个女孤儿过去。”露辛达继续说，“我们有四五个不错的小家伙，大约十二岁左右，可以自食其力了。在这个国家，我们很难给她们找到工作。这里的人喜欢大一点的女孩，但到了那边，她们应该能养活自己……”

“我听着怎么觉得那是去当白人奴隶而非谈婚论嫁。”她丈夫提出异议。

露辛达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我们只是时刻在考虑女孩们的最大利益！”她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一板一眼地把餐巾纸折起来。

海伦有些疑惑。不可能每个女孩都不遗余力地做好准备，盼着将来在上等人家屋子里做仆人时，言行举止尽显优美。她们可能被当作厨房帮手使唤。可是，即便在那个地方，厨师们肯定也更喜欢健壮的农家女，不喜欢营养不良、年仅十二岁的穷人家的女孩。

“到了克莱斯特彻奇，这些女孩很有可能得到较好的安排，而且，我们理所当然会把她们送给名誉好的家庭……”

“理所当然，”罗伯特嘲讽说，“我相信，你们至少应该和女孩们未来的雇主作大量的沟通，同样，也应该与要嫁到那儿的年轻女士的未来夫婿通信联络。”

露辛达·格林伍德愤愤不平皱着眉头。“你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罗伯特！”她指责丈夫。

“我当然拿你当回事啦，亲爱的。”他笑着说，“对可敬的孤儿院委员会的打算，除了表达我无比的赞赏，还能说什么呢？此外，我相信，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你们不会把未成年人送往海外。在那些指望嫁

到国外的女士当中，也许有可信赖的，她们可以在旅途中负责照顾孩子们，委员会给她们些许津贴就行……”

露辛达没回答。海伦无意中看了一下自己的盘子，里面美味的烤肉她几乎没动过，那可是厨师花了老半天准备的。海伦倒是注意到，发表完自己最后的意见时，罗伯特·格林伍德从侧边逗趣地看了她一眼。海伦心里充满疑虑，她从来没真正考虑到，海外之旅是要付钱的。凭良心说，女人可以要求她未来的配偶为她打理这一切吗？或者，是不是如果他当面答应愿意这么做，就等于给了他权利，他就有资格成为她的配偶？

不，有关新西兰的全部念想都是疯狂的，海伦必须将它抛诸脑后。她不应该有自己的家庭。可是，如果有了，会怎么样呢？

不，不能再想这件事了！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海伦·达文波特除了这件事，别的什么都没想……

2

“您想现在就去看羊群，还是先喝一杯？”

特伦斯·施克罕勋爵相当有力地握了一下客人的手，以示热烈欢迎，而杰拉尔德·沃顿也回以同样有力的一握。特伦斯·施克罕还不知道如何描绘这位来自海外的男人——加的夫养殖协会所说的“绵羊大亨”。客人给他的第一印象让他感觉非常愉悦。他的穿着很适合威尔士的天气却又不失时尚：马裤剪裁优美，用料上乘；雨衣是英国制的；他那宽而略显瘦削的脸上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这个地区特有的宽边帽遮住了脸的一小部分，帽子下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不长不短的，很符合英格兰当地的习惯。简而言之，杰拉尔德·沃顿的外貌让勋爵无法把他和“牛仔”的可怕形象联系在一起，这些印象来源于他的仆人——令他妻子惊骇的是，甚至连他那不孝女儿吉薇尼拉——也时不时地阅读的那些廉价小说，里面描述的尽是美国移民和充满仇恨的土著之间的血腥战争，书里充斥着拙劣的插图，图中的年轻人留着不羁的长发，戴着斯